

管窥佛教艺术在唐代女子服饰中的表现

邹 婧, 谷 芳^①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 佛教艺术对唐代服饰文化的渗透, 一方面丰富了唐代服饰色彩和织艺技术, 另一方面丰富了服饰的文化内涵; 也为现代服饰设计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关键词: 唐代女子妆容; 服饰风格; 文化渗透; 佛教艺术

宗教作为哲学层次的社会上层建筑, 一直对中国古代服装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隋唐时期, 佛教盛行, 在对服饰影响方面, 佛教艺术居特殊地位。作为儒释道中唯一的“墙外之花”, 它对服饰艺术的渲染, 更增添了服饰的宗教气息和西域色彩, 使大唐服饰艺苑格外香艳。

一 佛教与佛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 各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过一个宗教阶段。在宗教的传播过程中, 各种艺术手段与宗教礼仪活动紧密联系, 成为重要的辅助形式服务于宗教。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 “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 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阶段, 它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 也是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1]25}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 当然也不例外。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其教义, 艺术手段也成了佛教思想外观的物化形态。佛教是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的社会意识形态, 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虚幻的反映。佛教艺术是为特定的时代阶级服务的佛教教义的形象宣传品, 具有较强的感染作用, 它们用于信仰者的信仰、崇拜, 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美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内容服务的。佛教艺术的内容非常丰富, 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建筑、雕塑、绘画、文学和音乐作品, 都属于佛教艺术的范畴。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 魏晋南北朝达到高潮, 到

隋唐成熟, 至晚唐成下降趋势。在影响中国文化艺术的同时,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中国的佛教艺术历经千余年, 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珍品。从“假象传真”布道出发, 佛教产生了大量的“佛像”艺术。佛教的“像教”通过塑造佛陀鲜活的形象来宣扬佛法和教育人们, 在全国上下兴起了塑造佛像和制作佛教壁画的高潮。自唐代以来, 中原境内开窟造像之风蔚为壮观, 其中佛主造像更是难以计数。而佛像造型中服饰的标识性功能被充分利用。佛教信徒在社会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着特殊的世界观和与众不同的生活准则, 因此, 有自己的服饰要求和审美, 以此在形象上区别于一般人。佛学主张四大皆空, 否定人体, 在佛教的文化氛围中, 我们感到直面人体是那么超脱, 坦然, 似乎有着难得的平常心。“佛像均穿法服, 偏袒右肩, 基本都是光头螺发。”^{[2]187-188} 在唐代, 这些服务于佛教礼仪活动所需要的佛尊、佛主以“人”的形象影响世俗人们的服饰审美和穿着, 推动唐代服饰文化的发展。

二 佛教艺术对唐代服饰文化的渗透

佛教传入中国后, 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 宣传佛教教义的艺术手段也逐渐丰富起来。唐代后立体生动的雕塑和五彩缤纷的壁画被广泛运用。与此同时, 佛教艺术也渗透到服饰文化中。

(一) 披帛在唐代的盛行, 受西方服饰审美影

① 收稿日期: 2008-11-20

作者简介: 邹 婧, 女, 湖南益阳人,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艺术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事服饰理论与文化方向研究; 谷 芳, 女, 湖南长沙人,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艺术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数码动画艺术。

响,与佛教东传相关

披帛,旧称本圣巾,续寿巾,古代妇女披搭在肩背,缠绕于双臂的长条帛巾。唐之前一直是“古无其制”,“中古时鲜卑、契丹、回纥、吐蕃服装均无披帛”,直至开元中才“令三妃以下通服之”,传至民间,逐渐演变为妇女的常用服饰。马锜《中华古今注》有“女人帛一条”曰,“至端午时,宫人相传谓之本圣巾,亦曰续寿巾,盖非参从见之服。”唐代宫女们在端午节时,也要披较为华丽的披帛,称为本圣巾或续寿巾,其后一直沿用。至于“本圣巾”和“续寿巾”的命名,极可能因为它来自佛教中象征普度众生的高贵的菩萨的衣着,名称声同“续寿延年”,带有非常吉祥的含义。作为壁画中佛教人物和世俗人物都具有的配饰,披帛与佛人身上的物件有一定相关:造型上,与印度佛像之“横腰络腋,横巾右袒”在形式极其相似,并在希腊罗马的服装中也发现了它的影子,古代希腊人的“希玛纯”穿着样式与其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人们对菩萨的信奉,也映射到菩萨的独特衣着上,披搭双肩,飘逸美丽的披帛,与头顶的圆光,脚下的莲花一样,是菩萨神性的体现,长长的披帛迎风飘拂,营造出菩萨从天外而来的神仙色彩。世俗女性,尤其是当时引领着时装潮流的宫廷贵妇和歌舞乐姬,为了美化自身,营造飘飘欲仙的感觉,极有可能效法菩萨而披搭披帛。

唐代披帛的盛行,应是受东亚文化的影响,与佛教东渐有关。实时,西土文化渐入中原,而对于早出现于希腊、印度腹地的披帛更是在这一时期盛行于隋唐。它是置于女子肩背之间的轻质罗纱披带,长两米甚至不止,对于崇尚丰腴之美的唐代女性来说,无疑增添了飘逸、轻盈之美。可以说,隋唐时期女性披搭的中原式披帛最初来自印度佛教造像或画像中的菩萨所著服饰。后经过中原世俗人的发展,对其进行了缣染,画,绣花,描金等装饰,成为具有中原特色的衣着形式。因此,唐代妇女所著披帛究其出处应是来源于印度佛教,间接来源于古希腊。

(二)佛国金织物的传入丰富了唐代服饰色彩和织艺技术

唐代色彩观念从萌芽到发展与宗教信仰程度存在密切关系。对唐朝来说,赤黄色成为至尊之色,惟有皇帝才能服用。在色谱中,黄色明度最高,作为生命之依的太阳的颜色,同时也是佛教的神圣之色(袈裟之色),纯净而亮丽的色彩为佛教所推崇,认为其有驱逐邪恶的力量,至唐后为帝王的专用色。

此外,各类佛国金织物的传入等诸多因素也可能影响唐人的色彩选择。当时,在绫罗上用金银两色刺绣和描画,成为唐代一种流行装饰,绣品熠熠生光。敦煌学专家段文杰描述唐代“最绚丽豪华的莫过于服装纹饰,不论是塑像或壁画,罗汉的山水袖、百褶锦裙、菩萨的僧祇支、绣花罗裙、供养人衫裙帛上的织绣缣染花纹,华美的纹样如石榴卷草、团花、折枝花卉和孔雀羽随处可见,特别是那些缕金锦纹,金光闪闪,富丽堂皇。”唐代织金织物的出现和发展使织物在用色上变得更华美富贵。金色纹样或金色织物在汉代就随佛教有所传入,《汉武帝内传》记载西汉武帝时,“西域曾献蛱蝶罗,金光炫人耳目”,说明那时西域金钱织物已传入我国。《梁书》《吴时外国传》等提到大秦、佛教天竺国的织金织物时,称其“金缕织成”。当时,“金缕”与“金薄”是有区别的。沈从文先生认为:“金缕即捻金,为西域传统金线,而金薄就是片金,即明金,为中国传统金线。织品色彩丰富,表现力较强,在汉、魏晋六朝很受上层贵族推崇。”^{[3] 262}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继续东传,西域文化大量涌入中原,这时隋唐的织金织物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隋代曾命何稠仿制波斯金锦线成功。唐代是织金织物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出现了大量品质优良的金织服饰,在绫罗上用金银色刺绣和描画已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装饰,撮金线和金片的工艺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唐诗有云“裙腰金缕压”,“瑟瑟罗裙金缕腰”。古都西安法门寺地宫也出土了大批丝织物品,已清理出来的鍍金锈袄、金襴袈裟、案裙、拜垫等物,都是用金线盘织成的大朵团花流云纹样,图案精美,色彩绚丽炫目。其中的织金锦,实属存世最早的实物。从此推断,随着金像佛尊的传入和大量寺用金织物,如:金拜垫、金襴袈裟的使用,金织物开始大量运用于服饰,首先在上层统治阶级信仰者或供养人中赢得推崇,如白居易诗“鬓雪人间寿,腰金世上荣”这里的“腰金”即指金丝制成的金带和金鱼袋,是唐代官服中分别尊荣的服饰。久而久之,上层建筑的审美和服饰穿着逐渐影响到平民阶层的服饰和穿着。可以说,中国织金织物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佛传西域织金技术的消化吸收过程。

(三)丰富多彩的唐代面部妆容渗透着佛教文化中的吉祥寓意

唐代贵族妇女的面部化妆,有额黄、眉黛、朱粉、口脂、花钿、妆靨等等名目,比较普遍的是“梅花

妆”,即用朱、丹青或鹅黄色,在额头或面颊上涂圆点或画出梅花瓣、弯月形或方胜(钱孔形)等花样。此种装饰,当时叫做“妆靺”。同时还时兴用金箔剪刻成花朵或变形的凤、蝶等花型,贴在额头,叫做“靺钿”。用丹青画的花叫“花黛”,用鹅黄绘或贴的花叫“花黄”或“鹅黄”,这种面部装饰,统称“花面”。王建诗云“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贴,蛱蝶重飞样未传。沉香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4]300卷第4句^①中我们能体会到当时花钿视觉效果如何,从而知道花钿的质地是薄而轻的,色是腻而艳的,样式有鸟、虫、花叶等。这种特殊风味的化妆在当时是一种审美时尚。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幅残绢画上的着胡服舞伎像,扎着螺形高髻,额间贴“靺子”,画着花卉状花钿。额描雉形花钿,红裙曳地,足穿重台履。左手上屈,轻拈披帛,可看出挥帛而舞的姿态。人物面部运用晕染技法表现娇嫩肤色。

值得注意的是,面部贴花习俗在唐代的发展与流行,是受西域佛教文化影响,按照印度的习俗和宗教理念,认为在额头上点红、贴花,是智慧的象征,寓意吉祥。在佛像众尊中,饰有眉间的白毫相,乃三十二相之一,即如来和菩萨眉间生白毛之相,就是以示尊严和吉祥。众所周知,佛教妆容看作神圣与圣洁的符号,佛教妆容的美就在于其神圣性,唐代女子虔心向佛,仿效“佛妆”则对此是一个明证。久而久之,出于审美的动机,原初的这种功利性和象征性寓

意,逐渐演变为纯装饰,这种推测是符合形式美发展历程的。

三 结语

每一种服饰的产生都与其特定的地理、历史文化有关,虽然不能说服饰是为宗教而产生的,然而西域的佛传文化却丰富了唐代服饰的内涵。如果留意,不难发现在服饰的表象上,以及审美意识上,唐代服饰都存在着佛教文化的因素,比如吸取古印度风格的典型唐代服饰中的袒露装、金织衣物、披帛和蕴含丰富佛教内涵的“佛妆”等。从服饰美学上,一方面,出于对服饰多样化的美学观考虑,另一方面也体现唐代佛教徒对于佛主的信仰和膜拜,属于宗教信仰在服饰载体上的外在表现。深入了解传统服饰审美文化中的包容性,对于我们研究如何在现代服饰设计中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以及继承和发扬民族特色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美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 [2] 白化文.汉化佛教法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香港:香港商务印刷书馆,1992
- [4] 彭定求.全唐诗[M]//王建.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北京:中华书局,1960

(责任编辑:李珂)